

經籍門

周禮

秋官

天官

冬官

地官

雜辨

春官

春秋總論

夏官

羣書考索續集

卷九之十一



群書考索卷之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周禮

周禮周公所制

陸曰周禮者周公所制也漢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季氏上周官
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是為周禮釋文

辨居攝所制之書釋曰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按

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又按書傳

亦云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則此周禮也又云而作六典者下文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

秋官刑典冬官事典是六典之職也正義

辨周禮所載之詳鄭伯謙曰周公之經理周家也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刮摩墁埴之法又其細者則及於登魚取龍獨鱉之微其不備真後之欲講明周家之制者其於周公之書攷之

篇名異見七處

其周禮見於周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按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禮經三百二也中庸曰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

周官分合兼攝

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考謂其錯綜互見不可倫類而又有截然一定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自朝廷之獄大司寇小司寇士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甸稍縣封之獄縣士掌之邦國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士掌之凡此謂其皆獄訟事故雖在鄉之外如甸稍縣封外而邦國遠而四方皆屬之司寇其他則不然既有司徒以統民其鄉遂而掌疆之屬又分之司馬其間分畫職掌若此者眾又所宜深究也其設官之大數雖曰三百六十然職事員數不止此而民也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凡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畧以春夏秋官為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為額則凡三千人矣其間兼攝必相半矣何者先王因事以命官作史者因官以分職以三公六卿論之如二卿必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成兼而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故書洛誥曰司徒司馬司空也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

中召公毛公畢公亦上兼三公矣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則不可廢其官亦未必一一有舉其大畧而言則士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草人角人羽人之類止徵一物則其無事時亦多矣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旅則用之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夏采喪紀有盟詛則用詛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方民來則用懷方氏先王豈以祿無用之官而待有事然後用之哉亦於臨事兼攝耳盟府命士也而太公兼之所兼謂載在司盟而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其不可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爾又六卿每卿內治一官外兼一卿而周官每卿二人每官卿二人若是者皆非事實也

周官文不可行

今之傳周禮曰周公相成王致太平之書考其官師之屬至射鵀為殺龜鼈皆有族然太平之功若是微猥煩細而後立耶觀今末世之官俚名曲號猶不能至之甚豈傳之非真乎惡鳥之不射龜鼈之未殄於大平之功宜可損益視其文類若煩而不可舉非於簡治有未盡哉抑徒

為其文而不施於事耶

辨周官立法之善有周官馭吏之法則天下無惰吏有周官治兵之法則天下無惰兵有周官勸農之法則天下無惰農自六典掌於太宰而官無曠職自九法嚴於司馬而兵無虛數自井田制於司農而民之不農者亦寡矣

周官職屬煩多

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始六卿七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卿大夫七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惜學者每非之而見其說抑序官之妄耶則卿州黨族比皆有職又不可闕者則守其官者何等人也

辨周官統屬之數周官三百六十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一曰天官冢宰二曰地官司徒三曰春官宗伯四曰夏官司馬五曰秋官司寇六曰冬官考工邦治則掌之冢宰而一其屬自大司徒小司徒以下則七十有二焉邦教則掌之司徒而率其屬自大司徒小司徒以下則七十有四焉邦禮則掌之宗伯而率其屬自大宗伯小宗伯以下則有七

十馬邦政則掌之司馬率其屬自大司馬小司馬以下則六十有八
馬邦刑則掌之司寇而率其屬自大司寇小司寇以下則有六十五
馬以至冬官考工記雖事實喪善放其大槩工人之屬則二十有九
馬合而記之則三百六十有五焉又六卿之吏自卿大夫卿至于比
長下士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府史胥徒不在其數

周官卿遂無法

周公致太平六年反政成王今可見者六官之典也建國之法畫為鄉
遂自大夫至其長厥職事聞歲時登歛于王家教帥于民里皆何事耶
采地三等邑於畿者豈復有數乎列鄉六考佐其事者豈復有名乎司
徒之屬命以鄉者皆別置則疑於無法司馬之吏取於鄉者皆兼官則
詳夫不合書序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師次保氏非輔弼之任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而遠郊近郊殊內外之賦何也黼黻

辨州鄉之長皆鄉官司馬之吏取於鄉官皆兼官則倬夫不合司馬
之序自軍將至於伍長凡六等軍將也師帥也旅帥也卒長也兩司

馬也五長也皆比閭族黨州鄉之官也故司馬之職中夏菱會辨號
名之周師以國名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鄭氏之說以帥謂軍將
及帥師旅師至伍長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鄉長也鄉謂州長至此
長也其兼官可知矣夫三代之制及則民出則軍各親其吏豈有不

合者哉鄭伯
辯文

辨鄉遂用下士為長鄉遂自大夫至所長厥功可得聞歟考地官之
序卿大夫則每鄉以卿一人為之一鄉之間又有比閭族黨州州長
中大夫為之也黨止下大夫為之也族師上士為之也閭胥中士為
之也比長下士為之也此鄉官也遂大夫每遂則以中大夫一人為
之一遂之間又有鄰里鄙鄙縣縣正下大夫為之鄙師上士為之鄰
長中士為之里宰下士為之鄰長五家則一人為之此遂官也鄉官
之比長以下士為之而遂官之鄰長不言下士者蓋尊卑之差也何
哉卿大夫鄉官差次而下至於比長自然用下士矣遂大夫止中大
夫之官差次而下至於里宰已用下士則鄰固不得用下士也蓋以

禾命之士為之也錢文子文

鄉遂都鄙之法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有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中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起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疋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即欲起兵數故也五鄙五鄰五伍之後變文言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文公經說

周官為治之煩

歐陽曰周之治迹所以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讀禮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畧也而六官之屬畧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

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無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織乎如其不耕而何以給之夫為治者固若是之煩乎此其可疑者也文六一

周官體制難行

歐陽曰秦既非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休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敗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前同

辨周禮可致太平有公輸之巧而後可以施斷削之功有王良之嚮轡而後可以誇馳騁之工有周官六典之書而後可以致太平之治辨周禮王道之極文中子魏相篇曰子家君未嘗廢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通也周之介也敢忘

其禮乎

周禮之書不可信

蘇曰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全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互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某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爾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也

蘇樂城文

辨六典之文難及李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申故周官遂行切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於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荆葉集

六官法天地四時

釋曰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成

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官設官分職以法之

辨六官探何本末治教禮政刑事謂之六官治非天事謂之天官治

以道為本也教非地事謂之地官教以化為本也禮以仁為本故禮

曰春官政以禮為本故政曰夏官刑以義為主故刑曰秋官典以智

為主故事曰冬官本末相因先後相應故則更新終則復始天地四

時之道也聖人之立六官蓋法天地四時則治萬事者也然治有本

末不知其本則不能起用以應物不事其末則不能反本以復道先

王於是以官探本以司何末治官曰天而以道為本教官曰地而以

化為本禮官曰春而以仁為本政官曰夏而以禮為本此之謂探本

教官謂之司徒而教以徒為末政官謂之司馬而政以馬為末刑官

謂之司寇而刑以寇為末事官謂之司空而事以空為末此之謂何

未有本有末未嘗偏廢此先王之治所以為大備歟

王昭禹

辨漢儒臆說之非成王言六卿所治之職何嘗以配天地四時今以

冢宰曰天官而天事反在春官乃曰天取兼總之義天之至尊惟萬

乘可稱曰天王曰天子豈人臣所得而稱乎司徒謂之地官愈無
義古者司徒掌以教人倫今乃掌土地之事是乃司空掌土也非司
徒掌教也宗伯掌禮謂之春官春者物之生五行以象仁今謂之禮
以禮豈能生物也哉司馬掌兵而謂之夏夏方物之盛反用兵乎惟
司空掌刑謂之秋官猶可矣司空掌土謂之冬官又無理也使成王
有取於天地四時則書言之矣既不言所取必無義則漢儒臆說可
知也

六官首序不同

釋曰自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以其建國設
官為民不異故也王者臨統無遠故首稱惟王明事皆統之於王王既
位矣當擇吉土以建國為先故次言建國於中辨四方正宮廟之位復
體國經野自近及遠也於是設官分職助理天工衆人取中以為治體
列文先後次第應者其實建國之初豈未設官分職也宜以作序之意
主在設官分職為民極耳

辨六官皆為民立王昭禹曰六官之首皆於以為民極之後言乃立
其官者蓋乃者有以彼而繼以此之辭先王之立官凡以因彼民故
也然言乃立天官而不謂之建者蓋立乎上者能大而發下立乎下
者能一而承上則立者能得位而已非若建則能作而立之也

六官職掌互見

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
馭群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九賦斂財賄九式均節財
用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九貢九賦九功九式
。司師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
與其利。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

六官互相參錯

鄭曰周官率屬互相參錯如太史而下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之貳宜
屬於天官而乃屬於春官司勲掌六卿之賞地宜在地官而乃屬於夏
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在春官而乃屬於秋官大僕掌諸侯之

復逆小臣掌王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群吏之復逆及庶民之復逆夫民臣復逆宰夫既已掌之則太僕而下宜屬之天官今乃屬之夏官地官掌邦畿之事凡造封邑建社稷設封疆分州里司徒既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乃屬於夏官如理財事自大府至掌皮盡隸於天官則凡財用宜悉領於太宰而泉府廩人倉人乃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膳人不過充君之庖爾而悉領於冢宰至於外朝則百官之廩祿府史胥徒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其費是廣而外內朝之冗食亦見於地官之攝人自內司服至屨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既屬於天官而司服掌外朝之服司常巾車之官則屬於禮官如使各得其行其意而不關於冢宰是猶太祖之三司使以河渠按付之都水監甲冑按付之軍器監恐無以樽節之

稱官之名義

釋曰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為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為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膳人鼈人之類即冬官鄭

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為劍樂氏為劍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之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由於已故以司言之也諸與婦功典絲典枲之類言兵者出入由已課彼作人故謂之為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父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如他官供物已則整掌之而已若幕幕供帷幕幄亦掌次張是也二則掌懲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則掌非已所為則掌節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修之而已也

序官之義有二

釋曰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全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內饗全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群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為先後皆以緩急為次第故此宮正之等士官為前內宰等大夫官為後也

歲時教帥民里

所謂教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頒司徒之教法于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州長屬民讀法勸其行義戒其過惡黨王讀邦法以糾戒其民族師讀邦法以書其孝弟睦姻有德者閭胥讀法也其恭敬任恤者所謂帥者如鄉大夫於大詢之時帥衆寡而致於朝州長於作民之時則帥而致之黨正歲終帥吏而致事族師於萬民之時帥四閭之吏是也

大官皆有考

釋曰宰夫是太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為鄉師春官之考為肆師夏官之考為軍司馬秋官之考為士師冬官之考為工師

辨官考皆謂之師王昭禹曰治官之考謂之宰夫政官之考謂之軍司馬而於教官則謂之鄉師禮官則謂之肆師刑官則謂之士師者蓋宰夫則因大宰而名之而致治者宜以智帥人故曰宰夫軍司馬則因大司馬而治之而致政者特以軍為主故曰軍司馬師所以教

之而教官所故者止於六鄉之教事故曰鄉師至於禮也刑也無非所以教也故亦皆謂之師先王因事以名官各有攸趣爾

周公所立條貫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文公認錄

是周公意思

周禮畢竟是出於一手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

可見周家法度

月禮一書好者廣大精宥周家法度在焉但未敢令初學者行之

建太平之基本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此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也為一代之法

周禮一書聖人姑為一代之法爾到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上

禮天官

有天官太宰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由窮究湊合此心如是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錘鉢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尊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大宰之職難者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者方可具他五官便易者止一職也伊川遺書

天官象天所立

鄭云象天所立之官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通釋曰周天有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故題曰天官也

辨冢宰職關天人鄭曰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顧未始有一事之關乎天者而冢宰謂之天官何也曰此加官也唐虞官百凡天地之運化四時之作訛成易事之關於天者義和職之教化禮樂之要兵刑財穀之同虞工納言之職事之繫於人者九官分治之事有其官

官有其職十有五人職所以分天下之萬事而治之者也

辨天官之責甚深古之大臣比論道經邦以轉移人主之心術而鑿正天下之萬事者皆寅亮之理也皆對時育物撫五辰而熙庶績者也是故日月之薄蝕百川之沸騰詩人所以刺卿士谷洛之闕太子晉亦以歸咎於執政焉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然者雖聖人之能事而大臣實輔佐之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也加天官於冢宰之上其尊大臣也雖至其所以責大臣也蓋深

天官先後之次

釋曰上太宰至旅下士總馭群職故為主首自此宮正已下至夏未六十官隨事緩急為先後故自宮正至宮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頂宮室故為先也自膳夫至膳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醫師已下至獸醫主療疾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饌也自酒正至宮人流酒飲殺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殺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大

府至掌皮並是府藏計會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內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履人陳后夫人已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訪政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

辨天官叙官不同甸師何以不列地官以共野之薦又給新蒸故次享人之下凌人藏冰何以不同函法按周之二月夏十二月取水周三月夏正月藏之用周四月夏二月頒之藏之既晚出之又早以幽土寒故不於一月也凌人以夏十二月藏冰曰之三月頒冰也大府五府何以不列冬官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大府掌賄故次飲食五府治玉掌玉后首服故與大府同列天官奄何以爵內小臣攝士以其有賢近令為之也

冢宰職不言同

鄭注曰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辨不言司有二義釋曰鄭云不言司者太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群職故言司此天官則兼攝衆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三公無正職

釋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亦是公有三人之事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者成王周官云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雖言天子諸侯公中亦合三公是其內與王論道也云中參六官之事者按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彼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是稱是其中參六官之事云外與六卿之教即此經是也云其要為民所以屬之卿焉者三公無正職是以三百六十官之中不見三公之任推此六卿之內而言三公故云屬之卿焉

辨三公分主六卿王曰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則公者爵爵盛大而其德與王同矣卿老公也尊之於卿憲其言行而不累以事故稱老為禮賓賢能而獻其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則為道之存故也故以卿老帥其事卿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則以事道者尊職事者卑故也然卿老位卿而公一人則三公分上六卿矣書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公一人有時而兼掌六卿矣

辨鄭氏兼官之說三公官不列其職兼之師氏保氏三公無職也鄭氏於師氏保氏存官則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聖賢兼此官謂三公之職下兼師氏之官此說非矣三公取上公九命之職也師氏之職中大夫為之耳保氏之職下大夫為之耳既曰大夫為之而以公兼之則周公設官為虛名也故曰此說非也

內宰統御內治

內宰下大夫三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會暨凡將命洒掃之人自尤嬪御婦祝史凡內官自典婦功服飭織經凡治內之命士皆屬焉而隸

為象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大臣總之則無得踰節詩稱室父作相膳夫內夫皆得人巷伯之雅詩人雖奄官亦吝其遊晉侯近女而惑鑿和以為趙容之咎古人致君二南之禮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有書咥媚妾其者三公逆后其何足以正王間乎

玉府內府分職

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其器凡良貨賄一也而分為二官何哉蓋玉府所掌皆式財所作及獸人魚人所入之物專以供王玩好賜予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公家之物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為二也

辨三府供貢之非胡宏曰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用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以式貢之餘才以供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周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好貨兵器不幾如漢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之齒革良貨賄之獻而供王之好賜予不幾如唐受四方之羨餘者乎

釋曰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是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一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為什長故也膳人之類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

辨府史胥徒非王臣釋曰言王臣者自士以上得玉簡策命之則為王臣也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非王臣也

辨府史胥徒之職王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召今蓋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召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胥以統徒一胥而十徒從之謂之胥則以其

賤而在下亦能養人也謂之徒則以其充卑而行趨走以供役也

王后參預外事

王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亦如之胡宏曰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將安用君者夫人臣尚無意外之交魯謂王后可乎殊不知先王之政王后相成未嘗無外事也按禮天子享諸侯有王后亞獻之禮上公來朝夫人致八壺八方八豆膳大牢致享大牢侯伯來朝亦如之子男來朝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未始不接群臣諸侯也好命其可嫌乎

宮正內宰獨均稍食

天官一官惟宮正內宰獨均其稍食他有司不言周宮朝之序內有六宮外有三朝三朝之外又有九式九法朝焉六宮之內有九室九卿焉六宮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自六宮而外凡治朝之官皆宮正掌之自六宮之內凡宮禁之官皆內宰掌之所以稍食必二人均分以此考先王之世百官宮衛之職宮正內宰各受其財分之所屬

序官與分職之辭異

王曰大宰佐王治邦國序官曰佐王均邦國蓋治則謂之而已未至於均也王之於邦國非特治之而已又以道均之則均邦國者王之事非治典之書所能及也及其帥屬以佐王然後可以言均焉

禮地官

地官象地所立

鄭云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地者載養萬物天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釋曰既言象地所立則此六十官皆法地與天官言象天義異矣

辨地官所立次天官鄭曰天職生覆而為萬物之所資始者主乎道地職形載而為萬物之所資生者主乎化治無所不覆而以道為本故掌治者謂之天官教無所不載而以化為本故掌教者謂之地官天覆則無為而尊父道也地載則有為而親母道也故一曰天官而地官次之

五教十二教之別

司徒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德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七曰以刑教中八曰以誓教恤九曰以度教節十曰以世事教能十一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教所以親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

辨周亦有五教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者有虞氏五即舜典所云敬敷五教又文十八年云舜臣見舉八元使敷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而周十有二者據司徒之職云一曰以祀禮教敬以下是也按成王周官云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則周亦有五教而云至周十有二者鄭據此周禮之文言十二次對於虞其實立中雖不合十二亦含有五

鼓人六鼓之用

釋曰云六鼓四金之音聲者六鼓四金與音聲和合故連音聲也云以

節聲樂者下云雷鼓靈鼓路鼓晉鼓皆是也以和軍旅者下云以鼓軍
鼓軍事是也云以正田役者下云以鼙鼓役事是也田狩所以習戰則
田鼓當與軍事同按大司馬云王執路鼓諸侯執晉鼓軍將執晉鼓之
等是也

辨六鼓之用無定制王曰六鼓之用其所主雖如此變而通之則亦
有時而不同故路鼓賁鼓有施於軍者若大司馬教戰而王執路鼓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是也路鼓又有施於朝政者若大僕建路
鼓于大寢門之外待達窮與遽令是也賁鼓有施於金奏者若靈臺
之詩曰鼗鼓惟鏞是也由此觀之則義設於適斯可矣豈若膠柱調
瑟然哉

載師任地之法

載師掌任地之法有墾里有塲圃有宅田土田賈田有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有公邑家邑之田有小都大都之田且國有四民農之受田無疑
矣惟工商之受田初無明文而二鄭之釋周禮則有異同之議先鄭謂

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吏為縣官賣材者與之田也後鄭則
引漢食貨志之言謂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據後鄭之意則直謂賈田
為商田之家所受田也予以為不然夫四民不相易業亦不相雜處其
來久矣四民之中自農之外惟士為然田蓋使之耕且養也果如後鄭
之言以賈為商賈之賈則工商一也何載師獨載賈田而不言工田乎
嗟夫王者之所重者農民也所輕者末作也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
者出里布莫非設輕重之法使民知農之為優而工商之不足事也今
使為工者得以器械易粟而復受田焉則誰不為工乎使為商者日中
而市交易而退而復受田焉則誰不為商乎然則載師無商田工田之
明文而後鄭必為之說予以為深知先王重本抑末之意

畝澮溝洫之制

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萬夫四鄰之田遂
溝洫澮皆所以直通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

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
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塗與環塗同可也萬夫者方三
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於南海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
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
如此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辨遂人匠人之異鄭曰遂人匠人溝洫之制不同鄭氏謂遂人自是

井田之制匠人自是溝洫
匠人畿內采地之制非也周制井田之法

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別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直度之也凡十
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馮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
十夫而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凡一里之內凡四溝矣而旁
各一溝中間兩溝遂人云百畝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
溝馮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而其間廣八尺深
八尺者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兩洫至
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也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

必有川焉遂人所云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則水馮於溝
水馮於洫水馮於澮水馮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
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
一同耳

井地制田之例

按司馬法曰六尺為步百為晦百為夫三為屋三為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十為終十為同方百里又按周禮小司徒職曰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康成曰
邑謂諸鄙也井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九夫為井方一里四井為邑
二里四邑為丘方四里四丘為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
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
得方百里為一同也又按匠人職曰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一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之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
十里為成之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之間廣二尋深二

何謂之澮康成謂井田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舍
又按遂人職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之上有畛百夫有洫之
上有涂千夫有澮之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康成謂十
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地萬夫四縣之田由是而言
是六遂之地所有田也舉六遂則六鄉明矣此制田之例也

辨司馬法與周禮不同然司馬法又與周禮之言有異司馬法有步

晦夫墨并周禮如之但不別與墨耳司馬法十井為通十通為成周

禮則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一甸旁加一里為成司馬法十

成為終十終為同周禮則四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旁加十里為同人

司馬法止為一制無近遠之殊周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

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二百里以為鄉遂內十夫百夫千夫萬夫

則是殊制矣今亦本周禮為定

王賦內外之制

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

也國墨亦輕之者墨無穀園少利也此周載師之法蓋指畿內而言之
若孟子對滕文公之問指周家畿外而言之適與康成匠人之法同也
故康成匠人注曰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野九一國中什一是外內異
也周稅曰徹通野與中國言之則共為什一也

宮城大小之制

注曰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
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釋曰此經國家
及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
為九里七里五里為差矣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
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

辨匠人九里之非王曰匠人言建國又言營國者謂之建言其始也

謂之營言其終也方九里言城中之制以典命考之上公其國家宮

室者以九為節上公百里之地其城方九里以王畿千里之廣百官

之所止舍四方之所湊會而城中之制而不同於公殆不然也蓋

天子備天數則城中之制宜以十有二里然後其廣足以有容焉謂方九里蓋作記者之誤矣

以國服為息

注曰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全者則其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辨後世法與古異王昭與曰賒之為民也貸之為國也以其為民故無息焉但各以其物為抵而已以其為國故有息者而責之以出息必與有司辨而授之則辨其可與而後授之以有司能知其有無故也以國服為之息則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也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孟子曰使民盼盼將終歲勤動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夫周之衰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歛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凶年飢歲無以為償而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於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則恐收還其母而不可得也稱貸之法雖存其實異矣

群書考索卷之九

續集

群書考索卷之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禮春官

禮官象春所立

釋曰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為莫敢主之故也

辨春官宗伯之義王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謂之宗於四時之官為長則謂之伯豈特宗伯為然哉凡典禮者皆謂之宗若所謂都宗人家宗人者是也夫天地尊親也四時伯仲也天官言冢有尊者之道焉春官宗伯有長之道焉

春官叙官不同

天府何以在春官掌祖廟之守藏大寶器祭祀則陳於庭故也韎師何以特掌韎樂不與鞀鞀氏掌四夷樂同者東夷曰韎以周以本德王又見樂為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立韎師韎赤色又取東方日出言周尚赤內史外史何以列春官以內史掌群臣策命及八枋外史掌外令及皇帝之書御史掌贊故在此太史何以長於內史史之中大夫以太史知天道故稱大都宗何以稱司馬以軍事重故與之官同其名也神士何以在家宗人之後以群正中有學問者即抽入為神士無常數也

宗伯名號更革

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堯典曰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春秋禘于太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釁夏獻其禮郊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太常是也

辨宗伯漢之太常釋曰注云虞書是虞法并云唐者堯舜道同故引

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三代者上舉唐唐不舉周法則其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故總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太常是也昔三代異法殊禮有沿革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太常主之故云漢之太常是也但此宗伯主禮并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為證者當時張包周孟及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為六國時陰謀之書故先鄭以諸文為證也

宗伯不布象魏

周官正月之吉皆垂治象之法於象魏而春官不布何也蓋立官所以為民也天官所掌者邦治地官所掌者邦教夏官所掌者邦政而秋官所掌者邦禁也治教政刑之用必先有以令夫上下象魏象魏不布固其職當然也

宗伯天府之職

天府玉府內外府泉府皆是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而藏若天物然者按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

若天物然故名此府為天府也

三禮五禮之別

注曰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釋曰三禮者謂天地人之禮也虞書云修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修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焉

五帝六天之說

釋曰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曰招樞冬起黑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廷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又授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是天皇大帝之號也耀魄寶又云吳天上帝又名太乙常居其紫微宮中皇

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上帝尚書君奭云格于皇天鄭注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上帝尚書君奭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太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昊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巳日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

辨天帝非二義鄭曰以禋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以昊天為天上帝為玄天鄭康成為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員丘所祀天皇大帝在北極者

也一鄭之說因孝經郊祀配天宗祀配帝而然也伊川先生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也在郊則言天以其冬至物生之始故祭之以圓丘而配以祖

六宗異同之說

文曰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六宗按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君則以此星辰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師為六宗按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謹按夏侯陽說云宗十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周禮太宗伯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象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

幽榮祭星雲崇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

司樂六德教國子

釋曰中和祗庸孝友六德其中和二德取大司徒六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下其祗庸二德與彼異自是樂德所加也

辨司樂不止聲音教國子以中和祗庸孝友於樂德何明古者典樂之官豈止知聲音而止哉亦將以治人寬猛剛柔之性也故周官司樂則教國子必以德行為先而聲音為後故先之以直亮剛簡而後以詩歌則教樂之官不止聲音可知矣

三德三行

三德曰至德敏德考德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者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目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深固有

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九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
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
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
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
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盪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
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
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
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
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
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
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
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未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
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
常師必叶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

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交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
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
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
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
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

文公
文集

司王朝之制

師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
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蓋路寢門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
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衆庶則在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於寢門
外與群臣相揖而已王又先揖群臣就位王便入揖亦有高下不同如
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元不
如此

文公
經說

樂舞存六代之樂

注曰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

考索續集卷之十一

經說

五

共財言其得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成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
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
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
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
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

辨樂各取象之義王曰皇以道而作樂也非之以法象乎天故以雲
門言之帝以德而作樂也降以效法乎地故以咸池言之大夏者禹
之樂也功業莫大於禹故曰大夏夏以言其文明也與書號禹曰文
命同意大濩者成湯之樂言其以寬代虐而有所濩也大武者武王
之樂也言其誅暴伐亂而有所制也

巾車用旗之制

釋曰云太常以下仍有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叙之
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者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
云次叙也

辨巾車司馬用旗之異釋曰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
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
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曰殷之正色
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

辨建旗取象之制王曰祀以德教建太常奉天道之象也有德為能
忘為賓以仁故建大旂大旂有升降而不為亂凡固賓之道也朝以
禮故建大赤臣以宣帝著盡事上而君亦以是准焉固朝之道也即
戎以義故建大白田以智故建大麾且大白之為色正秋也以即戎
則宜莫盛於秋矣大麾之為色正冬也以田則宜莫盛於冬矣

司常九旗之象

注曰旂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
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
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
遂出軍賦象其首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遂之官厚約言之鳥隼象其

勇捷也龜蛇象其行難辟害也道車象輅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輅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闕王乘戎輅建太常馬玉輅金輅不出

辨載旂等級之異王曰日月為常天道之運也故王載太常交龍為旂君德之用也故諸侯載旂軍吏孤卿之為軍將者也以猛毅致其義故軍吏載旂師都孤卿之蒞衆者也以蒞屬軍吏故載旛取其旛以事上而况卿遂則卿遂之大夫也以其無所將故載物取其物有所屬而已郊野則公邑之吏比其衆者也以完果致其智而已故載旒百官則以其屬衛王為以摯速致其禮而已故載旗

辨戎田用旗之異巾車王建太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大司馬仲秋治兵王載太常四時田王建太常戎田用旂二文何不同大白勞軍或會同之時也太常自將之旗也大麾田於春夏太常田於秋冬此其所以異也

夏官

夏官象夏所立

鄭云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

辨夏官司馬之義王曰先王制官以探本設司以伺末政非夏官也而謂之夏官者政以禮為本也此之謂探本政官也而謂之司馬者政以馬為末司至於馬則政官所司皆舉矣此謂之伺末

夏官亭官不同

軍師及吏選於何官選於六官及六卿之吏也在卿所以謂之長還使此本長為吏也司勳何以列夏官軍無賞事不往故次之司馬司士何以列司馬云進賢興功故司士掌以德功詔爵祿在此也量人何以列司馬掌管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令軍社之所里弁師何以列司馬謂人年長大而冠象夏物長大而成壯也馭何以不言右以僕難於右是以六藝之中有五馭而不言右也三右兼五輅蓋道右充象輅之右戎右充革輅大輅之右齊右充玉輅金輅之右土官何以居大夫之前事

急者居前事緩者居後故司勳馬質皆士官而居前射人諸子皆大夫而居後職文何以列司馬司馬雖九畿職各制其貢故也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士宗設都宗人掌山川及九皇六十四氏王子弟祖王之廟家宗人掌大夫采地所祖與都同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都司馬主軍賦者即司馬法者云成出七十人徒二十人等家司馬不特置故自使其家臣為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士則都家皆置各主其吏民之獄訟輕其軍事故王皆不置也

司馬胥徒獨多

釋曰此序官從大司馬至有六人其數與諸官同自史以下則異諸官皆云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獨此官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大總六軍軍事尚嚴特須鑒察故胥徒獨多

禮秋官

秋官象官所立

秋云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道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所以驅耻惡人納於善道也

辨秋官司寇之義王曰先王之治先之以德禮而輔之以刑政德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豈先王所欲用哉不得已而用之也故司寇掌刑而屬於秋官以秋者天所以肅殺之時於方則為西之酉於行則為金之剛而刑以義為主也然刑官而司至於寇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謂之司寇其義如此

秋官叙官不同

何謂周官列職謂各有職同有吏也刑官何以稱士士察也故刑獄刑官之士所主異同卿士掌六卿遂士掌六遂獄聽公邑故官卑人多縣士掌三百四百里方士謂三等采地在王城四方訝士訝四方賓客誅戮暴客謙主四方之獄訟朝士掌外朝之法為詢眾庶讞也序賓客之職何以列秋官賓客是主人所禮故鄉飲禮坐賓於西北象天地嚴凝之氣始於東南盛於西北是以賓客之事亦屬焉後之大行人小行人

司儀環人行夫象胥掌交掌賓客掌誅皆取嚴凝象也

司寇各號更革

釋曰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各隨時更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為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臣歸死於司敗論語云陳司敗昭十四年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是後官號不同者也

二鄭郊遂之制

釋曰先鄭云百里外至三百里也者見縣士云掌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為去王城百里內惟有二百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玄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也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故更云言掌四郊此主四郊之獄六遂之獄在四郊也

辨鄉遂之制不同鄭曰六遂之官自遂人以下皆降鄉一等鄉遂之長不比於畧之也距王城百里為鄉二百里為遂達于幾封皆遂法也故鄉遂總之閭師而取閭以名野賦總之縣師而取縣以名晉文請遂於襄王蓋是時魏耿霍虢乃入于晉晉境傳何請遂者求王畧也王辭之以視方千里足以供給而與之南陽之田則遂法畧見凡公卿采地皆在地有攸屬則王官不察察焉故鄉教大抵加詳遂官趣耕事襲大役而已蓋有受之者矣凡郊內之賦或二十而一或十二或二十而三京師有他須焉則於近乎取故優之也貢禹冀州有賦無貢而甸師又以遠近而差征蓋自古然矣

二鄭采地之制

釋曰先鄭意縣士既掌四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義師所云大都任疆地者也引魯季氏食於都者謂諸侯大都與三公同後鄭不從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者欲見此經都是載師大都任疆土小都任縣地家是家邑稍地王子弟親者

與公同百里稍疏者與卿同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二十五里引載師職大都在疆地以下為正者是不從先鄭之驗若先鄭以采地唯在四百里五百里之中載師何得有三等之差乎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

辨采地大小三等采地有三等邑於畿者有數千載師所謂家邑小都大都是也鄭氏謂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此謂三等采地邑於畿者也

禮冬官

冬官象冬所立

釋曰鄭云象冬所立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

辨司空考工之義王曰先王名官以司空則以居四民言之也作記者以考工言之則以時地利言之也夫百工之事雖本於聖作智創

而非巧述工守則不是以設施而致用此百工所以與於六職之一也作記者謂之考工記以質其成效而已

冬官考工七節

冬官考工其亡已久唐人遵集舊典錄此三十三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焚滅而韋氏裘氏等闕也故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從國有至謂之婦工一也從越無馬至夫人能為弓車二也從知者創物至皆聖人所作三也從天有時至此天時四也從攻木之工至陶甄五也從有虞氏至周上與六也從一器而工聚車為多七也段氏韋氏篚人櫛人雕人是六闕也

辨考工不足續周禮狐裘之弊可補以狐而不可補以羔緇衣之敝可補以緇而不可補以縞周官出於周公亦聖人之言也用以足六經之目是以狐補狐以緇補緇未為過也至於冬官之闕劉歆以考工記足之則是以羔補狐以縞補緇固未能免學者之疑也

冬官所記之意

釋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蓋集舊典錄此二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焚滅典籍章氏裘氏等闕也故鄭云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耳

司空名號更革

釋曰注云監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者按太史公楚世家云共工作亂帝使重黎誅之又按舜典云帝曰咨垂汝共工是唐虞已上者共工者也若然唐虞以上皆曰共工堯時暫為司空是以尚書舜典二十八載後咨四岳欲置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注云初堯冬官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有強法必有滅功改命司空以官異之禹登百揆後更名共工是其事也

二鄭五材之異

鄭司農云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元謂化五材金木皮玉土。釋曰元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言此以對彼之五

材金木水火土若然鄭知有皮玉無水火單用不得為器物故不取之知有皮玉者此三十工內函人為甲鞞人為臯陶造鼓鮑人主治皮又有玉人之等故知有皮玉無水火者也

雜辨

賦錢輸貨之制

鄭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繫之鄉師自廩人而下凡俗事繫之遂人以此見古賦分於市不野惟貨幣畢入于冢宰之府蓋凡百官府史祿各從其長均之宮正則掌凡在宮之人內宰則均凡治內之人掌團校人各均其屬故太府授式法而舍人分給之其餘則即藏焉而不必輸送若貨幣易折則多奸必冢宰之屬親授受之亦可以見財分掌而不相亂制國用有要而不煩共賦者不難為力矣

夫家授田之制

自生齒以上書版口授之田安有無職事出夫家在之間者則其間知夫稅者百畝之稅也家稅者出土徒車輦給繇役也夫口授民田者聖

人所以授於民也田授而不耕者民自棄其田而為遊墮之民誠可惡矣然聖人之政未欲比誅也亦漸斂之於民矣故使之轉移執事為庸賃之役以勞辱之有垂綬之冠以表異之有夫家之征以困苦之所以驅天下之民轉緣南畝也

里布夫布之罰

鄭曰閭師之罰輕於載師何也閭師罰庶民受井田者載師罰有官職者及商賈間民受田者也有官者怙勢豪橫給以田而不耕受之宅而不毛則剝上虧下矣庶人在官而不知耕則遂利是矣凡此皆先王所甚惡者故罰之特重異乎庶民也說者以此為卿大夫受地不毛者民宅不毛民田不耕則罰其長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是也

謙伯

辨所罰輕重之宜鄭曰宅不毛者有里布而下漢儒多以為困惰農禁游手未若如鄭氏所說周公之法亦苛矣天下事亦要賞罰相當雖商君行法不過從五家起令罰之如此之重何辜殊不知載師所

掌乃卿大夫受地之賦則凡所謂不耕不毛無職事不責之民而責之士大夫受分地者孟子所謂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之類是也蓋士大夫既有分地乃使其民至於情游末年其安在於是乎罰之至得百姓受田自有閭師掌之所謂無職事者出夫布不畜者祭無牲之類是也所以懲井田之民士大夫受地多故責之重民受百畝故責之輕

圭田何以無征

周制圭田者近郊其稅十一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圭田無征何也載師止任近郊之地者止言任地之法近郊十一者皆宅田賈田之類圭田無征必矣

辨圭田之稅不可重鄭曰周制什一之法行於天下而載師任地多寡不均蓋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當祿奉祭祀不可重也

餘夫何以如正

遂人職餘夫受田如正夫之數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何以義不同也
遂人止言六遂之法康成所謂六遂之民竒受一廛雖土地猶有業智
所以饒遠也孟子所言近於六卿之地蓋井田之大畧也

封國大小之制

周禮封國之制先儒故有能言其非者俗學又為之委曲求通以誤後
世亦無能辨焉夫子以大國為千乘之國又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而非邦也者至孟子答北宮錡及謹子之言與武王列土分爵之制
無少差異則大國不過百里次七十里次五十里周法固然也又曰今
滕絕長補短將五百里也則孔孟非特聞武王周公之制益親見當時
之諸侯則然漢儒作王制亦同獨為周官書者以公五百里侯四百里
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論語孟子禮記之言並異無疑其為非
也陋儒鄭氏釋王制乃曰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
猶因商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封有功
諸侯大者至五百里小者百里蓋據大司徒之文夫堯舜夏商之地不

過九州攷周職方掌天下之圖無以過於禹貢之域禹之疆域東漸于
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夫既窮于海至于流沙將何所廣斥哉惜能
開闢邊境取夷狄之地亦不可增封于內此是不然也漢儒見周之衰
弱諸侯相侵吞滅小弱開疆拓地至於數百里之廣乃以為周制爾子
產曰古者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孟子曰周公之
封於魯為方百里者五又曰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觀
此則知春秋之大國非復一同也戰國時魯乃五百里齊乃千里此則
周官者故以為據也又職方氏曰千里封公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
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皆
非古之制不可信也故曰舉衰世之典而為盛時之制不可信也此類
是也

設官等給之制

周禮事之最大者莫若建都封國設官也建都封國之制予既辨其非
古矣然未為是也至其言設官是矣據書周官稱唐虞官百夏商倍之

繼之曰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而後及於六卿周之官制可據惟此成王仰若前代則
大率依唐虞夏商之制爾今觀周禮小宰謂天官以下其屬各六十計
為三百六十官說者謂象日月星辰之度今觀自太宰至膳人官凡六
十有三自大司徒至樞人凡七十有九自大司寇至冢士官凡七十有
一自大司馬至冢司馬官凡七十自大司寇至冢士官凡六十有六計
五官之屬已有三百五十有二而冬官尚不與則與小宰之言自戾矣
惜謂堯舜之世事簡而建官少周之世事煩而建官多夏商不過倍唐
虞之制周人亦不過倍夏商之制何得與夏商相去及數萬倍耶蓋彼
但欲見成周建官之多初不計其數乃至於此其誕慢至此世儒乃酷
信不亦

群書考索卷十一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經籍門

春秋總論

春秋為百王之大法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
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
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
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
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特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
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其善貶其惡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伊川春秋集傳序

春秋之法大者

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入納災異賦役焉其間書侵者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大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先儒徒隨事而傳之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

明道又集

春秋之著書

切原春秋之文求聖人之志災之書有十一大水之書者七不雨之書者九大旱之書者二無麥苗大無麥禾之書者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也

春秋聖人之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伊川經說

五經有春秋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伊川遺書

春秋窮理之要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章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个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特

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傳為按經為斷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並同

謂之孔子刑書

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聖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康節經世書

春秋之大旨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諷訟

明道正誼之書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文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今人做義只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前同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

陸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

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過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
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于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
遺制下明方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
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天子不
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
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傳釋文

辨孔子有尊周之心仲尼之心何心哉尊周其心也春秋之法何法
哉尊王其法也仲尼有尊周之心而無尊周之權有尊王之法而不
得著尊王之事業自衛反魯春秋於是作焉仲尼尊周之心庶幾其
有所寓也始於東遷卒於西狩周之典憲靡一不載焉所以始平王
者著其為東周之實也所以取威文者以其有尊獎之功也書王正
以大一統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存周官之等衰也王稱
天以表無二尊別吳楚之僭擬也

何以春秋各書

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
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為事之初始
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為
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
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雖舉春秋
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正義

辨杜氏之說為當春秋本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為賈氏之說則曰
春為陽中萬物已生秋為陰中萬物已成有取於陰陽之中正也正
議論之亦詳矣切於杜氏有取焉蓋有說也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
國語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左氏傳曰韓宣子適魯見魯春秋仲尼之
前則蓋有春秋之名矣褒貶之法自仲尼始前此皆編年之書也曰
編年安得不舉四時以為名哉此所以有取於杜氏之說也

春秋不以日月為例

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

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
故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
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關其時獨書其月當
時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
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
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
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
文亦互自有詳畧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
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
而日數向背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
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
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
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
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亦既有詳畧不

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例者唯姬卒

日食二事而已

正義

辨書事時日月之異春秋書事有時而不月者有月而不日者有時
月日皆備者故公羊穀梁皆立以為例以示褒貶使後儒紛然是非
交錯旁引曲援穿鑿多門乃曰某事當日不日畧之也某事不日而
日謹之也殊不知朝覲會盟侵伐誠不可指日而期指日而畢故多
書時天子諸侯之葬禮有十月有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會故多書
月子生及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多書日此自然之理也至如凡災
異一日著之曆日者月之不可遍舉其日也曆月者時之不可偏舉
其月也曆時者必加自文為異若文公十二年書日自正月不雨至
於秋七月之類是也亦皆隨事遠近大小而志之何定例褒貶之有
哉又加威公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此甲戌之下別當有事
亦舊史闕文也二傳乃二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
故以二日卒之若此之類迂怪是者徃徃從之史氏秉筆臨文以日

月為褒貶或不日決者衆矣大抵事有大小或可舉時或可舉月或可舉日不須膠柱爾若事有都失時月者於歲末總云是歲知時失月者時末總云是時知月失日者於月末總云是日此又先儒之通論為史之大法也史例

五始非褒貶之要

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攝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无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正義

春秋之言有三

謂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此三者皆以外內辭別之王者則以四海內辭言之即天王狩于河陽是也一國之言若晉侯卒于扈一家之言若毛伯來錫公命及劉卷卒之類是也梁穀

春秋之諱有四

謂為尊者諱恥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戎為天王諱言莫之敢敵也為賢者諱過若閔二年衛為狄所滅不言滅而言入者齊威不能與夷狄救中國故為之諱僖十七年滅項不言威公為賢者諱威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威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為魯諱敗若成十年齊衛鄭來戰于郎不言及莊二十八年滅孫辰告糴不言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井陘不言及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獲為同姓諱滅成九年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者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也鄭兄弟之國而君臣交兵疾莫大焉故為之諱梁穀

辨諱者所以深責公穀言春秋為賢者諱歐陽子言春秋責備賢者

公穀之說得其文歐陽子之說得其意諸侯之賢莫如威文攘夷尊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此其賢之大畧也謂之諱者則有矣自莊之三十年齊人降彭公羊傳曰取而言降為威

公諱也僖之元年齊師宋師救邢公羊傳曰不書狄滅為威公諱也穀梁傳曰不言齊侯以其不足揚救不及事也十七年夏滅項二傳皆曰孰滅之不言齊為威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君子善善樂其終也僖之二十八年晉侯會諸侯盟于踐土天王寔踐在焉經不言之二傳皆曰諱會天王也不與致天子也冬諸侯復會於温天王狩於河陽二傳又曰諱會天王不與再致天子也左氏亦云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諱則詳矣責安在焉以此知為之諱者乃所以深責之也

辨春秋之諱有公論昔吾夫子作春秋之書蓋用法之至嚴也然說者謂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信斯言也是春秋無公論也昭公娶於吳失禮之大者而夫子則曰知禮及其卒也書曰孟子卒葉公之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夫子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斯言也是春秋雖有諱未為無公論也嘗讀春秋至於鄭之君河陽之狩見其為天王諱滅項不書

盟麇父不書見其為魯公諱是孔子作春秋猶有諱也况夫後世作史雖曰秉直筆之權至於品藻去取豈能盡如公論哉

春秋書有異辭

公羊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所聞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所傳謂隱威莊閔僖高祖魯祖時事思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曰錄之丙申季孫隱如是也王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曰錄有罪者不曰畧之叔孫得臣是也高魯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曰畧之公子益師無駭是也所傳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寬故內中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畧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止大夫小國畧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外離會小國有大夫是也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王於爵天子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詳故宗仁義幾二名是也益師卒以臣見思會子糴以君見思所見臣子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思主父少殺

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之世思高祖又少殺子赤不日子般日是也

記事必具四時

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為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其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正義

無事必書首月

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三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正義

元年春王正月

何休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並正義

辨春秋本用周正春秋之作紀年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或公羊曰正月者何周正月也而杜預亦曰所用之曆即周正也然周正建子在夏夏為十一月而謂之春故後世或以為用夏正而不知先王建正因時而春秋為歲首理不可易也謹按經書十月隕霜殺菽王釋者曰今八月也使為今十月則隕霜不必書也經書秋水大無麥苗釋者曰今五月也使為今之秋不復有麥苗也書冬十月雨雪使今之十月則雨雪不為災書今月無水使今之正月則無水不為異即是而言則孔子之用周正審矣

春秋何以異於史

或曰春秋之異於史也奈何曰史以官春秋以匹夫史以國春秋以天下曰春秋曷以匹夫及天下曰小人之惡幸而逃於刑不能逃於史幸而逃於國之史不能逃於天下之春秋然則惡果不可蓋作者其庶有忌乎此聖人之術蓋至是也窮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不察聖人之心則匹夫而專天子之事春秋固僭也焉得而無罪

春秋何以不書征

陳曰且春秋上下二百年間未嘗一書征者以諸侯之侵伐皆非奉王命以敵所備將相為強弱以構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于我師者也然則陳人蔡人從王伐鄭亦上之 下不謂之征何也曰征之為言正也伐鄭之事出於交惡而已豈所謂正乎

春秋褒貶之異

林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為以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無者其說孰是曰皆是也謂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

於推尊聖人其說出於太史公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於是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於孟子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褒貶者意在於是矯漢儒其說本於所書紀年所書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事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其說也雖各有所本然亦不可泥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則是春秋字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之勞煩也泥於有貶無褒之說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之意不如是之慘也泥於無褒貶之說則是春秋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蓋春秋之舉當先求聖人作經之文然後褒貶之旨畧得而言之矣

春秋辭有隱直

或曰春秋懼惡之書也賤者之叛不書雖弒君不名季氏用八佾大變也不書陽虎季孫綏禍也不書聖人不赦於其顯而諱於其微也何故曰隱之也聖人嘗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

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當是時天子之權凡移於諸侯者皆歸於大夫矣聖人於諸侯曰天下無道自諸侯出直辭也於大夫曰不在大夫隱辭也嗚呼諸侯猶近也大夫微矣聖人不忍大其微也大夫猶近也降是益微也故夫春秋之僭積而至大夫大夫之僭積而至陪臣陪臣之積吾未知其所終也矣

春秋所書有喜怒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於喜怒之間矣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而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

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怒而至於變其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

春秋書卜之別

經書郊者九皆為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待卜之吉而特郊者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廢郊則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是因牲死傷而廢郊者則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敗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成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敗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待郊者則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則若定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敗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春正月鼯鼠食郊牛敗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是也

辨先儒不明經旨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卜與其養牲不謹爾或曰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三卜禮也四卜五卜非禮也今因不言而廢郊是失禮也又據禮養牲必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變則改卜稷牛以代之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也所以春秋書以示譏此皆非聖師之旨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卜之續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

春秋踰年即位

林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公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商門之外延入王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方諸侯執壤奠群公既已聽命相揖遜而出王釋冕及喪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方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為天下宗主及既殯遂麻冕衣裳稱王受冊命同珣而即位矣既尸

天子受諸侯之奠贊作誥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凶之服行喪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月之間已行即位之禮斯周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為未可也蓋以大位奸邪之窺名號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禍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喪未踰年伯禽與徐戎之伐稱公以興師蓋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即位之禮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為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來求賻雖踰三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衰未葬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于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於春二月子赤立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四月子野至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二十九年夏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

禽嗣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窩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無君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豈可以絕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耶所以尹氏得以立于朝而抗猛王室以危主父得以立閔而殺莊襄仲得以立宣而殺文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如於此也使從周公之典名位早定則不啓亂源也近世蘇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乃記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制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爾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故誤為之說也

春秋書伐之例

陳曰春秋書內伐十有五書外伐百三十有七伐我者二十有一與外伐者二十有九左氏以有鍾鼓曰伐公羊以精者曰伐穀梁以斬草木

壞宮室曰伐趙啖以稱罪致討曰伐皆臆說也晉

春秋書盟之例

陳曰觀春秋書內外諸侯盟六十有二書公與大夫盟十有一書大夫特盟外諸侯九書內大夫與外人盟七書外人盟六書來盟者五書蒞盟四非譏其盟也譏其屢盟以覆信而已晉

春秋義例不一

林曰春秋書當時之事有顯然易見者聖人欲使學者以理斷之則始直其事焉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祭伯來之類是也有屢書而後見者欲使學者參而破之則必始終其事焉宋人伐鄭圍長葛宋人取長葛之類是也有所譏貶而難言者欲使學者思而得之則必變文示意焉鄭伯克段于鄆鄭伯以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春秋三傳之學

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疏而成

章以存大慎或直書其事以示首德口授弟子左右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期毋下都傳公羊春秋授羸公授孟卿孟卿授畦孟畦孟授嚴彭祖顏安樂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二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文帝時梁大傳賈誼為訓詁後趙人貫公劉何子欽欽立於學諸儒莫應建武中諱欽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上書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明左氏者擢高第為講師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再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無師說

群書考索卷之十一

續集

卷一